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錄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賈　鈫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蕭　華

日知録卷七

崑山 顧炎武 撰

孝弟爲仁之本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爲仁之本

察其所安

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

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張問十世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為七國七國之并為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疎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甞有異乎

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則亦不待讖緯而識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百百世可知者也

媚奧

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注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李氏曰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

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為人子者居不主奧仲尼燕居以奧作並言是奧本人之所處祭時乃奉神於此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

武未盡善

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為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孟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寧而崩史記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

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討伐奄三年討其君而竇龜之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劉汝佳曰揖讓征誅自是聖人所遇使舜當武之時亦須征伐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性之反之自其從入之異及其成功一也人而天反而性矣以是而論樂之優劣其與以追蠡者何異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

忠恕

延平先生答問門人朱熹元晦編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

閒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荅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以爲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荅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内外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指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注

乃謂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為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慈谿黄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已私間之也盡已之謂忠推已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已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貫之者也

元戴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已致至之謂忠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

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矣反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

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本程子）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仲弓問仁夫子告之亦以敬恕）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

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龍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古人語辭云爾（違道不遠即道也違禽獸不遠即禽獸也孟子已自申之）豈可以此而

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爲未至乎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豈有二乎今人謂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非也盡得忠恕方是聖人學者所以學爲忠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為二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誾誾無一而非天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為堯舜性之之

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爲聖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繫辭爲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復其文如鳴鶴在陰七爻自天祐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故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茍非其人道不虛行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為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又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

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

又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黄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

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録科

永嘉南渡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明代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明之清談談孔孟

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攷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脩已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勠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

變齊變魯

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博學於文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

曰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而謚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三以天下讓

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彊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猶南宫适謂禝躬稼而有天下當其時

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啓之也故曰三讓鄭康成注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也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之以天下讓可矣太史公序吳世家云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甚當

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

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黙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

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為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耶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

爲不孝葢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葢不同矣此說本之伊川先生

有婦人焉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宫壼之内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

傳寫之誤漢博士孔衍言臣祖安國得壁中古人論語爲改今文闕疑可也書大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蔡氏亦以爲亂臣十人

季路問事鬼神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文信公正氣歌可以謂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

庶幾無媿衣帶贊可以謂之知死矣

不踐迹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于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闇與道合而足已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

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異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或知爾之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曾點浴沂詠歸之言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

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茍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耰鉏白梃可以爲兵而不可闕食以脩兵矣糠覈草根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弮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亦是可

以無待於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左氏僖公十八年傳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

以執兵之人為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為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閔公二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哀公十三年）

奡盪舟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注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王逸注天問謂滅斟鄩氏奄若覆舟亦以不見竹書而強為之說）

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宋書顔師伯傳單騎出盪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孔覬傳每戰以刀楯直盪陳書高祖紀盪主戴晃徐宣等後周書侯莫陳崇傳王勇傳有直盪都督楊紹傳有直盪別將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荅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左傳僖公三年

管仲不死子糾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

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葢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為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與忽則成為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漢晉已下太子諸王與其臣皆定君臣之分葢自古相傳如此若毛偃為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為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又謂桓凡糾弟此亦強

爲之說

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夏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

予一以貫之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

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制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顔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

指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吾自㓜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為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

性相近也

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恒即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人之生也直即孟子所謂性善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説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葢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爲炮烙之刑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

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槩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嘑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

反之即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即爲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即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

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吴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吴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

虞仲列爲諸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史記趙世家吳廣内其女孟姚索隱曰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詩不吳不敖漢書武帝紀引作不虞不驁衛尉衡方碑辭引不吳不揚作不虞不揚釋名吳虞也公羊傳定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代鮮虞虞本或作吳石鼓文有吳人注曰虞人也水經注吳山在汧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

所謂虞矣楊用脩曰吳古虞字省文如虖之省爲乎攄之省為祖也今崑山有浦名大虞小虞俗謂之大吳小吳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太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三年伐魏取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吳祖太伯故曰太伯後是爲虞公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水經注亦作虞城虞城之書爲吳城猶吳仲之書爲虞仲也杜元凱左氏

注亦曰仲雍支子别封西吴

聽其言也厲

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頴達洪範正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朴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聖人之道未有不始於灑埽應對進退者也故曰約之

以禮又曰知崇禮卑

梁惠王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為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通鑑改孟子作君何必曰利亦以此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觧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

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
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
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
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作書時未卒故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
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紀年所
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
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
又與魏惠王同時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据紀年周慎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為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

事特多又嘗為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為襄王之元年故也

史記及孟子序說謂梁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其後二十三年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者非　衛嵩曰孟子遊歷先後雖不可攷以本書證之當時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

孟子為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遺親不後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禮之所從生也昔者齊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而懼其國之爲陳氏也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

於禮乎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令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不動心

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之心

市朝

若撻之於市朝即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廵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曰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衆整如此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敘肆行列後代則朝列之參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倪文節思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

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當勿助長也疊二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說一句者禮記祭義見間以俠甒鄭氏曰見間當爲覸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爲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

文王以百里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為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豊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未克商以前無滅國者但臣屬而已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東臨上黨戡黎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

何嘗不藉力哉

廛無夫里之布

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昭公二十六年又廛人職掌斂市之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𤣥謂宅不毛

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

孟子自齊葬於魯

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緦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

其實皆什一也

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周禮小司徒注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孔氏信南山正義引此則曰立甸之法禹之所為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

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子言禹盡力乎溝洫而禹之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知其制不始於周矣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

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

國佐之對魯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豈有三代之王而爲是紛紛無益於民之事哉

莊嶽

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注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並同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

古者不爲臣不見

觀夫孔子之見陽貨而後知踰垣閉門爲賢者之過未

合於中道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胡廣被中庸之名馮道託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巳以見諸侯一見諸侯而懷其禄利於是望塵而拜貴人希㫖以投時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為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諂又曰上弗援下弗推後世之於士人許之以自媒勸之以干禄而責其有恥難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禮父為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

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

爲不順於父母

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爲人子者處心積慮必出乎此而後爲大孝耳與答桃應之問同後儒以爲實然

則二嫂使治朕棲之說亦可信矣

象封有庳

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葢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攷太

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爭國夫尊爲尚父親爲后父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周時滅一國乃封一國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是也竹書紀年武王十六年秋王師滅蒲姑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漢高祖封劉仲爲代王乃是棄其凡於邉

陸近寇之地與舜之封象異矣

周室班爵祿

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絶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黄氏曰鈔讀王制曰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於農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而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注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莊公十六年滑伯注同昭公二十六年王次于滑注滑周地本鄭邑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葢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女叔侯對平公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曾季氏邑漢梁相費汎碑云其先季

爲魯大夫有功封費因以爲姓按隱公元年已有費伯即費庈父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郯邳殆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

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葢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簒位愈於晉衛多矣故曰魯猶秉周禮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荅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搥提仁義絶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

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内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義字從我兼聲與意此與孟子之言相發

以紂爲兄之子

以紂為弟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

人固有為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

天降之下章言天之降才　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

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求其放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

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葢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罫之方悉鴈行之勢馬融圍棊賦亦必不能從事於奕

所去三

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視飲然

人之為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為小

人之歸而已

士何事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化飭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

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

飯糗茹草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脩煩縟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干寶晉紀論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爲萬世帝王之祖也况乎

其不如舜禹者乎朱子語類言舜之耕稼陶漁夫子之釣弋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皆賤者之事而古人不辟也有若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以入齊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此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古人所不辭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

孟子外篇

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揚子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知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寛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

不思之爾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顔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邪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恐是舜生諸馮之誤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曰孟子作書中

外十一篇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矣陸璣詩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孟子引論語

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學不

厭而教不倦　里仁為美　君甍聽於冢宰　大哉堯之為君　小子鳴鼓而攻之　吾黨之士狂簡　鄉原德之賊　惡似而非者　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絶

孟子字樣

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為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彊多作強之類與論語異　蓋久變於魏晉以下之傳録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為邠今

惟孟子書用邠字

容齋四筆言孟子是由惡醉而强酒見且由不得亟並作由今本作猶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

孟子弟子

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使已爲政以下則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

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城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城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淮南子黄帝亡其玄珠使離朱𢖍剟索之注二人皆黄帝臣抱朴子有彭祖之弟子離婁公元

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二卷今不傳

晏子書稱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城括嘗為孔子門人尤誤

茶

荼字自中唐始變作茶其說已詳之唐韻正按困學紀聞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今按爾雅荼凡五見而各不同釋草曰荼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玄圖云苦菜

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蘽苓荼注云即芀疏云按周禮掌荼及詩有女如荼皆云荼茅秀也蘽也苓也其别名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蒤虎杖注云似紅草而麄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疏云蒤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壯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是也又曰蒤委葉注引詩以茠蒤蓼疏云蒤一名委葉王肅說詩云蒤陸穢草然則蒤者原田蕪穢之草

非苦菜也今詩本𣏾作𦯬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釋木曰檟苦荼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羮飲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詩攷之邶谷風之荼苦七月之采荼緜之堇荼皆苦采之荼也詩采苦采苦傳苦苦采正義曰此荼也陸璣云苦采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脃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又借而為荼毒之荼桑柔湯誥皆苦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莠周禮地官掌荼儀禮既夕禮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詩鴟鴞捋荼傳

曰荼萑苕也正義曰謂亂之秀穗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茅秀之荼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東門有女如荼國語吳王夫差萬人爲方陳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考工記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亦茅秀之荼也良耜之荼蓼委葉之滌也唯虎杖之滌與檟之苦荼不見於詩禮而王襃僮約云陽武買荼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荼冠六清孫楚詩云薑桂荼荈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上表貢荼千斤茗三百斤是知

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王褒僮約前云炰鼈烹茶後云陽武買茶注以前為苦菜後為茗

唐書陸羽傳羽嗜茶（自此後茶字減一畫為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至明代設茶馬御史而大唐新語言右補闕綦毋煚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

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害遠難見宋黄庭堅茶賦亦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塩勾賊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攝生者之所宜戒也

駉

爾雅舒鴈鵞注今江東呼䳓䳓即駕鵞字古加字讀如哥詩君子偕老之珈東山之嘉並與何爲韻左傳魯大夫榮駕鵞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駉鵞太玄經裝次二駕鵞慘於冰一作鴚鵞司馬相

如子虛賦弋白鵠連駕鵞雙鶬下玄鶴加上林賦鴻鷫鵠鴇駕鵞屬玉揚雄反離騷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鵞之能捷張衡西京賦駕鵞鴻鶤南都賦鴻鴇駕鵞杜甫七歌前飛駕鵞後鶖鶬遼史穆宗紀獲駕鵞祭天地元史武宗紀禁江西湖廣汴梁私捕駕鵞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駕鳥郭璞云未詳或云當作駕鵞其从馬者傳寫之誤爾漢書古今人表榮駕鵞師古曰駕音加今本亦誤作駕　今左傳本亦多作駕猶詩乘乘鴇之誤作鴇也

九經

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爲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並不列於學官杜氏通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晉書荀崧傳時簡省博士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易詩書則經置一

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凖古計今猶未中半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殁丘明撰其所聞爲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采用轂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

王敦難不行按元帝紀云太興四年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明年正月王敦反是雖置而旋不行也

唐貞觀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絶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試

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唐書開元十六年十二月楊瑒爲國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絶請量加優奬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廢之蓋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私意遂舉歴代相傳之經典棄之

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不知經之為五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春秋至於三禮各自為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為乖理茍便已私用之干禄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是時儀禮春秋皆不列學官元祐初始復春秋左傳朱文公乞脩三禮劄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三禮而已

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朱子言儀禮是經禮記是觧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之語類言儀禮舊與五經並行王介甫始罷去祖宗朝有開寶通禮科禮官用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至於明代此學遂絕

朱子又作謝監獄文集序曰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三年進士第在宋已爲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絶響矣

考次經文

禮記樂記寛而静至温良而慈一節當在爰者宜歌商之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

此文换簡失其次寛而靜宜在上爱者宜歌商宜承此書武成定是錯簡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舊而别序一篇爲今攷定武成最爲得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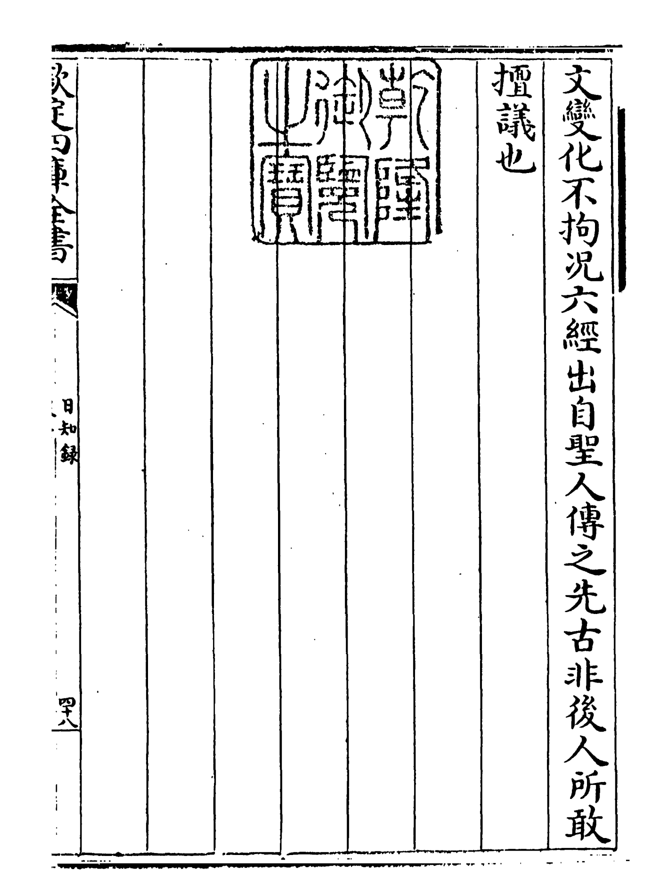
其他攷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曰歷數之下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

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爲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名柏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三章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改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節於六曰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聖

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元無所闕其說可從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已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言也即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屬於天玄而地黃之後依卦爲序於義亦通然古人之



文變化不拘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日知録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錄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蕭　華

日知録卷八

崑山　顧炎武　撰

州縣稅賦

王士性廣志繹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科乃至懸絕者當是國初草草未定畫一之制而其後相沿不敢議耳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即其廣輪之數真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真定止一十萬六千石

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直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疲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

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絙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絙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絶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為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眞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鎮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其直隷之州則如徐州澤州之四縣郴州之五縣嘉定之六縣潼川之

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九州殆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别爲一郡屢此建言皆爲戸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爲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崔銑言今之郡大者千里屬邑數十爲長者名數且不能悉奚望其理也宜令大郡不過四百里邑百里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幅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

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

太祖實録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爲便未許至天啓四年廵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 按漢河東郡二十四縣後漢二十城魏正始八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

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内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亳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謂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范曄酷吏傳亦言漢制宰守曠遠户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既平交阯奏言西于縣户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庭也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華陽國志

巴郡太守但望字伯門大山人見風俗通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絶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絶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爲二郡其後遂爲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吴以

東爲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子悅答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民便不覺損幹子悅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於私而計民之便者吾未見其人矣

屬縣

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為得其中今攷地理志屬縣之數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州十三鎮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無過十縣者此其大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并憲宗元和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割荆為郢酌於前

事宜有變通此雖一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州縣品秩

漢時縣制萬户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户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太祖實録吴元年定縣有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已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縣丞從七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以下爲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三萬石以下爲下縣知

縣從七品丞簿如中縣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府爲三等糧二十萬石已上者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以下者爲中府秩正四品十萬石以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不知何年始改此制洪武十四年十月定考劾法府以田粮十五萬石以上州以七萬石以上縣以三萬石以上親臨王府上司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衝要者爲繁不及此者爲簡後乃一齊其品而但立繁簡之目才優者調繁不及者調簡古時列爵惟五之意遂盡亡之矣

府

漢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爲太原府玄宗以蒲州爲河中府益州爲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爲鳳翔府荆州爲江陵府德宗以梁州爲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其餘皆建都之地也舊唐書田悅傳朱滔自稱冀王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以幽州爲范陽府魏州爲大名府恒州爲眞定府鄆州爲東平府李希烈傳僭號以汴州爲大梁府是則以州稱府者僭也

後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

眞定府册府元龜載長興三年中書省奏本朝都長安以京兆府爲上今都雒陽請以河南府爲上其五府舊以鳳翔府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次中興初升魏博爲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皆是創業興王之地宜升在五府之上合爲七府至宋而大郡多升爲府王明清揮麈録曰太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天府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爲太原府眞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爲壽春府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神宗自潁王升儲升汝陰爲順昌府哲宗自延安郡

王升儲升延州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為肇慶府欽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定州為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為德慶府今上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為建寧府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為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勰進言英宗嘗為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升安國軍遂以邢州為信德府岳州為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眞宗嘗為襄王升襄州為襄陽府仁宗

嘗為慶國公升慶州為慶陽府英宗嘗為宜州刺史以宜州為慶遠軍神宗嘗為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為德安府又嘗為光國公以光州為光山軍哲宗嘗為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為東平府嘗為均國公以均州為武當軍徽宗嘗為寧國公以寧州為興寧軍又嘗為平江鎮江軍節度使並升為府又以太宗嘗為睦州防禦使升睦州為遂昌軍今上即位之初升隆興寧國常德諸府皆以潛藩擁麾之地也隋煬帝大業九年詔曰博陵昔為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

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豳風義高姚邑朕廵撫氓庶爰届茲邦瞻望郊壥懷德思止可改博陵為高陽郡赦境内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此前代升郡故事然以先皇涖任之邦追思舊德有此特詔至宋則但列空銜便加恩數矣

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為遂寧府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為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不府而陋小之處如滁和澤沁郴靖邛眉之類猶以州名又有隸府之州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凡唐宋舊設之州並有附郭縣而州不親民事元初省冗官令州官兼領洪武初并附郭縣八州

浦士衡曰國朝建立府州多踵勝國其最異者則以州統縣而省縣八州刺史而下行縣令之事所

謂名存實異與宋以前不同者也縣之隷於州者則既帶府名又帶州名而其實未嘗管攝於州惟到任繳憑必由州轉府尚有餼羊之意體統乖而名實殽矣竊以為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

鄉亭之職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

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宋書百官志漢制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武帝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禁甯成傳爲少吏必陵其長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宋書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張章父為長安亭長失官是亭長亦稱官也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張敞傳注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嗇夫游徼宋書又有鄉佐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宋書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

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三老為鄉官故壺關三老茂得上書言太子黄霸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蔿敖子産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管子書曰擇其賢民使為里君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

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絫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况託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沖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强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

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矣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榦之總條然後口筭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稱不便及事既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内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

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文獻通考言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　唐書代宗紀大歴八年九月癸未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髪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請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其言練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運使也　興亡之塗罔不由此

漢時嗇夫之卑猶得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為外黄鄉嗇

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聞郡縣後漢書本傳而朱邑自舒桐鄉嗇夫舒縣之鄉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烝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共為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絶漢書循吏傳二君者皆其縣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豈其然哉

今代縣門之前多有牓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人謂不經

縣官而上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録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鬬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陜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土鬬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景泰四年詔書猶曰民有怠惰不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教民牓例懲治天順八年三月詔軍民之家有為盜賊曾經問斷不改者有司即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過者許里

老親鄰人相保管方與除之此亦古者畫衣冠異章服之遺意惟其大小之相維詳要之各執然後上不煩而下不擾唐至大歷以後干戈興賦稅煩矣而劉長卿之題雩溪李明府曰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蓋縣令之職猶不下侵而小民得以安其業是以能延國命百有餘年迄於僖昭而後大壞然則鳴琴戴星有天下者宜有以處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

信服者使勸民為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隷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輙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黒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寘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英宗寶録言松江知府趙豫和易近民凡有詞訟屬老人之公正者剖斷有忿爭不已者則已為之

和解故民以老人目之當時稱爲良吏　正統以後里老往往保留令丞朝廷因而許之尤爲弊政見於景泰三年十月庚戌太僕寺少卿黄仕㑺所奏

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禄而文帝之詔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爲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新城三老董公遮説漢王爲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史册炳然爲萬世所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

為故稍知廉恥之人不肯為此而願為之者大抵皆姦猾之徒欲倚勢以陵百姓者也其與太祖設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戶為糧長掌其鄉之賦税多或至十餘萬石運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耆民六年四月監察御史張政各言糧長之害謂其倍收糧石準折子女包攬詞訟把持官府累經禁飭

而其患少息然未嘗以是而罷粮長也惟老人則名存而實亡矣（今州縣或謂之耆民或謂之公正或謂之約長與庶人在官者無異）

巡檢即古之游徼也（元史成宗大德十年正月陞巡檢為九品）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賜之敕（洪武十三年二月丁夘見御製文集第七卷）又定爲考課之法（二十五年閏十二月辛夘）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二十年四月）自弘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崇禎年至薊州保定各設總督唐自乾元以後節度觀察防禦使之設正與明代累添總督巡撫兵備相類）何者巡檢遏之於未萌

總督治之於已亂

里甲

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網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葢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

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為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或謂以之都保治甲視所謂不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圓十甲千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

掾屬

古文苑注王延壽桐柏廟碑人名謂掾屬皆郡人可攷

漢世用人之法今攷之漢碑皆然不獨此廟蓋其時惟守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為之興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即出於守相而不似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並謡達京師名標史

傳而鮑宣為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尚為煩苛後歸吏部而統之宜乎事煩而日不給隋文帝開皇二年罷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為州郡法官其時劉炫對牛弘以為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是知自辟掾屬即齊魏之世猶然　宋史選舉志宋初内外小職任長吏得自奏辟熙寧間悉罷歸選部然要處職任如沿邊兵官防河捕盜重課額務場之類　又其變也尋又立專法聽舉於是辟置不能全廢也

銓注之法多立資格而吏治因之大壞矣

京房傳房為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漢

時掾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黄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

唐高宗時魏玄同為吏部侍郎上疏言臣聞傅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

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獘其來已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況天下之大士

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愧彼清通亦將竭其庸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贓私一起以及萬端至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利顧親疎而舉筆看勢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能百行九能析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其亦難矣天祚大聖比屋可封咸以為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

司列位無復增多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為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

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精襃于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觀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得

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士之進其
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子
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
乎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
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貶未明莫慎所舉且
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
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
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

之賔客厮役皆天下俊傑彼之㝡爾猶能若斯況以神
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基
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
敝事臣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特采芻言略依周漢之
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
玄宗時張九齡為左拾遺上言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
而授者也雖知人之難豈不能抜十得五今膠以格條
據資配職無得賢之實若刺史縣令必得其人於管内

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今日之繁矣柳渾傳德宗嘗親擇吏宰畿邑有效召宰相語皆賀帝得入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聽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都令史

通典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

後漢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梁冀傳曰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冀召補令史以辱之則知此職非士流之所為也　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彦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都令史者猶為二百石之秩而間用士流為之然南齊陸慧曉為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為

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為吏部者多充舉用人之職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為卑冗不參官品金史皇統八年用進士為尚書省令史正隆二年罷世宗紀大定二年二月甲寅復用進士為尚書省令史二十三年閏月戊午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於為官性不能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章宗紀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詔御史臺令史並以終場舉人充李完傳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純取進士天下以為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選舉志言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為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為依据者乎 以令史官至宰執者

伊喇道魏子平孟浩梁肅張萬公紐赫伊特格勒董師中王蔚馬惠廸馬諷楊伯通賈鉉孫鐸孫即康賈益謙皆有傳至於明季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舊唐書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為意有令史緱直新舊書並作句直句音勾是宋人減筆字今據册府元龜正之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筆子儒但高枕而卧語緱直云平配由是補授失序傳為口實嗟乎未若後世之以緱直為當官以平配為著令也

胥史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獘使之然也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如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

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為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汚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久之復拜尚書左僕射唐書本傳韋

處厚為相有湯銖者為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

宰相遇休暇有內狀出即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乃以事逐之冊府元龜夫身為大臣而有甘臨之憂係遯之疾則今之君子有媿於唐賢多矣

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倉廵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需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

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吏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蹷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

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為之以其地多賦税恐飛詭為姦也然弊孔蠧竇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法制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又曰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兹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

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為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為未至也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

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㝡

爾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吴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産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為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宣公十二年傳解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為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獘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

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眊而不行語出漢書董仲舒傳師古曰眊不明也上下相蒙以為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為不分雖然豈有是哉

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隳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又曰萬里之遠嚬呻動息上皆知之雖然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

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冦所以憑陵而莫禦讎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虚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務更月報為季報以季

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囚即依律斷決不須轉發果有違枉從御史按察司糾劾令出天下便之

省官

光武中興海内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郡塞破壞亭燧絶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國及官僚屢見於史而總之曰兵革即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縁於少事今

也文書曰以繁獄訟曰以多而為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為矣

晉荀勗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為治者識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間矣

選補

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後乃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耎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探籌投鉤為選用之法是以百

里之命付之闒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煩劇之區遂爲官人之陷穽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敞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至明季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

于慎行筆麈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爲掣籤之法一時宫中相傳以爲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古人見除吏

條格却而不視以為一吏足矣柰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無所秉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乃一付之於籤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衝可以坐揣也

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涉數千里風土不諳語音不曉而赴任寧家之費

復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獘豈必如此而後爲至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於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而銓選之處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年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里迢遞河雒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上元高宗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

已上躔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杜子美有送魏同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詩曰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儒學傳仲子陵蜀人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為榮大歷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詔専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下各一掌選也新書張九齡為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而九齡又即嶺南之人李峴傳曰代宗即位徵峴為荊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罷相為吏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於洪州劉滋傳曰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穀價翔貴

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唐人之法建炎南渡始詔福建二廣闕並歸吏部唯四川仍舊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託之門而啟受賕之徑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

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於是乎軍前除吏而并其所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得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五品已上各舉一人玄宗開元九年敕京官五品已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

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寛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更加詳察而擢用之夫欲救後來之弊必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也

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得到官而風土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昔唐之季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矣文宗開成五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

諳熟土風即難搜求人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選今時之弊是北資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選授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即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冊府元龜 唐書韓佽元和中為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 歐陽詹泉州晉江人其

先皆為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此固昔人以為敝法而改絃者矣

掣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為注擬雖多有為人擇地亦尚能為地擇人自新法既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繁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為嘗試昔唐皎為吏部侍郎當引入銓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隴右史書以為譏笑以此

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録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蘄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為蘄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興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羣臣者至矣

萬歷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籤傳其文倣毛頴傳為之謂籤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試取士壹皆用臣臣乃得展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猒紐盆子之探符古之

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壓壓施之選人乎

唐時所謂銓者有留有放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宋白曰長名牓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長安志曰尚書省之南別有吏部選院謂之吏部南院選人引集之所其牓列於院外楊國忠傳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是也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雲中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

為侍郎皆不畏强禦請謁路絶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宋時此法猶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詔未銓試人毋得堂除未有若前明之一登科而受禄如持劵者也

停年格

世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於後魏崔亮今讀亮本傳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傳曰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彞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

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衆情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定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用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

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脩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乗時徼幸得為吏部尚書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乃其本願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天下之選專歸尚書以一

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
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
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擴弩前驅指蹤捕噬而
已忽令垂組秉軒責以治效是所謂未曾操刀而使專
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千人共一官猶無官可
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
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禄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
停年耳昔子産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

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猶是也但令將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始也辛琡為吏部尚書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使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然觀其答書之指攷其時事由羽林之變既姑息於前武人之除復濫開於後不得已而為此例設也上無陵壓之勲人下無譟呼之叛黨何疑何

憚而不復前王之制乃以停年為斷乎

魏書辛雄傳上疏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將為亂葢由

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嗚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歟

北齊書文襄帝紀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為

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玄宗開元十八年行儉子光庭為侍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禄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新唐書本傳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為限所奬拔惟其才往往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庭懲之因行儉長名牓乃為循資格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不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

升無降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資之制大抵皆本於光庭也

宋孫洙資格論曰三代以下選舉之法其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

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禄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歳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

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閥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鬬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愬矣其甚者或懷黄敕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満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劘牙而食於民賢者辪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

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人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令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抏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惷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

以是法為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遝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今之急誠宜大蠲獘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以才為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金章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歴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為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與

銓選之害

宋葉適論銓選之害曰夫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庭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為不肖者之

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禄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者頗無甚於銓選之法也

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奈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乃為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説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為是官噤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

為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叙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獘端汩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獘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獘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

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眞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甞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

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為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

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與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語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盡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

搖矣然則曷為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幷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

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絶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

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愞者老耋者乳臭者愚無

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馬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

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别焉昔晉用山濤為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啟拔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黄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葢古之吏部雖黄門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若今所謂應格者而為黄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

為黄散邪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黄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内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别不可得也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

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絶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爲尚書者亦偶入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

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其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贊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

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為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為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

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為例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雖以朝廷之力不能扳而去之甚哉例之為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古無例字只作列禮記間傳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注列等比也釋文徐邈音例即後入例字至漢書何武傳曰欲除

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杜欽傳曰不為陛下廣持平例王𡙇傳曰太傅平晏從吏過例始加人作例

寇萊公為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爾司馬温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温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

也惠卿不能對

員缺

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尚書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世說注引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缺處當選魏書元脩義傳遷吏部尚書時上黨郡缺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趙憬審官六議遂有人少闕缺字同多人多闕少之語而崔湜以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至逆用三年員闕令狐咺在吏部楊炎為侍郎至分闕以惡闕與炎其名

相傳至今不改矣

舊唐書德宗紀御史大夫崔從奏兵戎未息仕進頗多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據闕留人嘗歎遺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選也

大唐新語劉思立為考功員外子憲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咨嗟以為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選門為衆目所視衆口所訾亦趦趄而失步矣朝廷咸謂載能振理風俗自

今言之不過索一丁憂之闕亦何至見擯於清議邪不知由是心推之則有其親未死而設為機阱以謀奪其處亦人情之所必至者矣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顧後之持銓衡者常以正風俗為心則國家必有得人之慶矣

日知録卷八